

今生我来,只为与你同行

□ 雨凡

三十多年前,你给了我生命,今生,我用足迹踏遍人生我能选择的每一个可能,但无论我在哪里漂泊,我都如一只风筝,我的根在你的手里,你的爱在我的心里。

岁月如刀,不仅削去年轻的轻狂与无知,也刻划满脸的沧桑与一头白发。四月份送母亲回老家,“五一”期间去接母亲回来,抬头望去,母亲满脸皱纹,一头白发,心隐隐作痛,却终是默默无语,任思绪荒草般蔓延,如果人生可选,我宁愿不要长大,也不要母亲苍老如斯。

十多年前,我捡起背囊,从此不知天南海北。常常想起母亲的背影,也曾想,自己是对不起母亲的吧?为了我自己能飞,累弯了母亲的脊梁,泪水忍不住地落下。父亲是执意的让我去做教师或者医生的,可惜我却如此厌恶,我是宁愿剪断那条线,也要像鸟儿一样挣脱羁绊飞向天空。

我想,我是不理解母亲的吧?年轻时,是只顾着一路前行,从来不曾转身看看身后的那双眼睛。等到自己慢慢的不再漂泊,等到自己也有一天扎下根来,并且结婚生子,才开始逐渐体会,为人父母的那种心情。

性如荆棘,谁知干果如饴?岁月斑驳,沧桑的记忆,人的性格却很难有多大改变。俗话说,刀子嘴豆腐心,但是,伤人的刀子嘴,何时不再碰到柔软的心?和母亲一起生活,磕磕碰碰,有时无意间会伤到母亲,其实完全非我本意,但母亲竟然哭过几次。我也很难过,没想到会是这样,我不知在与父母相处的问题上应该是全面顺从还是有所选择,但至少不应该当面顶撞的吧?

小儿调皮如小狗,上蹿下跳,追鸡撵鸭,母亲却是自始至终的溺爱着。都说隔辈亲,那是一点儿也不假

的,小儿对母亲的感情远胜我们。有好吃的东西,那是万万不给别人的,怎么要也要不出来,没想到他竟然会主动拿了给母亲,喊着:奶奶吃。母亲年龄大了,腰酸背痛,上下楼就困难,一天来来回回的上下好几趟,有时就有些吃不消,我也心疼,却是没有办法。心里想着哪天有钱了,哪怕暂时买个车库给母亲住也好,不用这般的上上下下的爬楼,但是,什么时候能有钱?又成一件很遥远的事。

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孩子,但我努力学习,尽量不惹母亲生气,尽量在生活的艰难里给母亲哪怕一点点的舒适。常常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发高烧,好几天不退,母亲背着我,急匆匆的往医院赶,那年的雪特别大,也特别冷,母亲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,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,我都觉得温暖。

前几天和妻商议去外地玩,我想带着母亲同去,妻生气:哪有到哪都带着母亲的,要去你们自己去吧,还不够丢人的呢。我也很生气:和老人在一起,很丢人吗?妻也许是无心之语,总有一天她会明白,人都会变老,而那些老去的岁月,都用来涂抹了我们人生多姿的色彩。

生命如一首歌,而母亲就是我生命中贯彻始终的旋律,也许岁月可以剥夺我多彩的记忆,可以任意擦去和母亲相处的点点滴滴,也可以用物质的不丰满挤兑我的歉疚,但我还是坚信,在人生这条长河里,我是和你奔波在一起的,小时候你背我走过的雪地,我都还记得的那些脚印,那么等你老了,就让我来背你吧,我会一步一步的慢慢走,希望你让你觉得温暖,也希望让你知道:今生我来,只为与你同行。

爱的礼物

□ 西凤烈

孩子,今天你伤了我的心!

因为听说你居然要把我送给你的玉坠项链,当作生日礼物,送给一个同学。而项链却是在你15岁生日时,我从脖子上摘下,再当场为你挂上的。

尤其令我痛心的是,当你母亲责怪你时,你居然说:“爸爸在送我的时候讲过,这值不了什么钱,所以我认为可以当个小礼物送人。”

这世上许多东西,都是不能以市场价值来衡量的,譬如最珍贵的“爱”,难道这上面附有标价,是可以用一张张钞票买的吗?

“爱”非常抽象,它看不见,也摸不着,却能牵肠挂肚地在我们心里翻腾。当你面对困苦时,可以因为想到那份爱,而感觉振奋;当你感到孤独时,也可以因为触及一件带有爱的纪念品,而感觉温馨。

那一条项链,不正是我给你的一件带有爱的纪念品吗?

你要知道,当你的祖父过世之后,每次我触及他用过的笔墨、看过的书籍,都觉得那当中有他的影子。我最早能体会的一个课文中的词,就是“手泽犹存”,当我在学校读到之后,赶回家第一件事,就是把父亲用过的东西,翻过来、翻过去,对着灯光照,希望发现父亲的指纹或汗渍。

于是你应当了解,有时候爱竟能长驻在指纹与汗渍中了。如此说来,那项链能说是只有菲薄的价值吗?

是的!我是说过它不值什么钱,但你记得那下面跟着的一句话是什么?

你说你忘了,那么让我说个故事来提醒你:

“从前有一位父亲写信给他在国外读书的孩子,信上说:亲爱的孩子,我好久好久没收到你的信了!而在这期间我已寄出7封,你是换了地址吗?还是因为功课忙?又难道是身体不舒服?但我实在担心,整天跟你的母亲轮着出去看信箱,我们的生活似乎就是为了等你的信了。

如果你实在太忙,只要写几行字,告诉我们安好,就成了!甚至你只要寄张明信片,上面不必写字,毕竟从地址,我们就可以看出你的笔迹,也表示你一切都好。

当然如果因为交通不方便,或要踩着雪去买邮票,你不要急着回信,免得受寒或在冰上摔跤,你可以等春暖了再给我们消息。

但是,孩子!我们实在是想你呀!”

从上面这个故事,你发现了什么?应该发现那位深爱着孩子的父亲,尽管望眼欲穿地等着孩子的信,到最后,却为了怕孩子去买邮票受寒,而请孩子“不要急着回信”了!

现在你想起我当初说的话了吗?

我说:“这项链不值什么钱,别因为是从我脖子上摘下来给你的,就以为珍贵无比。如果碰到了抢匪,要你的项链,千万不要犹豫、不要抗拒,把它摘下来递过去,它值不了什么钱的!”

孩子!你的生命当然要比这项链珍贵不止亿万倍,我只是想告诉你,在遇到抢匪时,记住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,不要为了保护这小小的纪念品而受到伤害。

但,那不是说,它便宜到你可以随便送给不深交的女同学,当她小小的生日礼物呀!



孩子,你那边有雨

□ 夕颜

一天夜里,就要熄灯睡觉时,我突然有些想家,想念千里之外年迈的父母。我拨通了那串解密思念的号码,接电话的是父亲,他着实为我的深夜来电吃了一惊:出了什么事?我赶紧说没事,刚才突然想家,想和你们说说话。说什么话,深更半夜的,你妈睡着了。你是不是也睡了?父亲肯定还是觉得我的来电不合时宜,但言语中掩饰不住意外的惊喜。

其实我的妻也甜甜地睡了,我和父亲怕惊动各自的妻子,像两个淘气的小孩,小声小气的你一句我一句的说。父亲说家里很好,他和母亲身体都很好,要我别惦记,好好照顾妻,好好地工作。我说我俩也很好,都比刚结婚时胖了,过几天我们还打算照张相寄回去。最后我说,时间不早了,爸你撂了电话,睡觉吧。父亲停顿了一会儿,我猜是抬头望了一望那座老钟。是不早了,你也歇吧。对了,你明天上班带上伞,你那边有雨。你怎么知道呢?偶然从电视上看的,说你那边有雨。

放下电话,我怎么也无法睡着。千里之外,父亲却时刻关注着我这边的阴晴冷暖。记得我上大学临行前,母亲放心不下,又是棉衣又是药物地往包里给我塞。父亲说,不用挂念他,他不是孩子了。说归说,我走以

后,父亲却每天都要到车站转上一圈。

结婚后,我和妻子住在一间平房里,有一天卧室钻进了很多煤烟,妻子反应强烈,住进了医院。父亲得知后没几天,居然一个人拄着手杖背着包,坐了一天一宿的火车来了。我接过包感觉很重,打开一看,竟装满了斧头、瓦刀、泥板子之类的工具。父亲说,我来给你们拾掇拾掇暖气和炉子,总冒烟哪儿能行。

年届七旬、胃被切除四分之三的父亲可能一路也没舍得吃一片面包,坐下来一口气吃了两大碗面条。妻在厨房看着那堆粗糙的维修工具禁不住落泪。我安慰妻说,老爷子一辈子了,就这样。去打个电话告诉家里,爸平安到了。

与父亲深夜通话的第二天,原本晴朗的天空,转眼乌云密布,果真下起了雨。全单位只有我一个人带伞,大家感到非常惊奇。我站在窗前,窗外大雨如注,我不知道父亲那边下雨还是天晴,但我知道,他一定站在老屋窗前翘首望着我这边。父亲老了,不能再为儿子撑起一片天空,但千山之远,万水之隔,父亲仍能为我和妻送来一把温暖的伞,在这个宽厚如昔日父亲臂膀的伞下,我们的每一个日子都晴空万里,灿烂如花。

